

前言后记

海棠好在无香
——《南枝笔记》自序

钱利娜



以冷凝的明智结束。事实上，在从容与激情之间保持平衡，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。

二十年写诗，滚石上山，西绪弗斯就是我。

我挑战着对于复杂性的追求。每一首诗，都容纳了我的个人经验，又深切地表述他者的情状，力求也是时代的佐证。我是个贪心的诗人，我有一身的诗歌理想，也有无法言说的对于诗艺的“野心”。在我很多诗歌中，哪怕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歌，也准备好了面向所有的“你”“你们”“他们”。

二十年，我把诗歌看成生命的另一种形态，我的第一美学，理性与直觉的融合，遐思的自由，思想的音乐。每首诗，反复用掉的是内心的回声和阴影，呈现的是灵魂与生活的不对称性。诗歌借助汉语的马车将我的过去和现在，甚至对未来的张望连根拔起。在它繁复的根系，可以看见露珠与泥土、昆虫并置，过去与现在交织，这是我的诗歌渴望企及的灵魂风景画——准确并有延展性的细节，十分复杂的理智与情感，以及对现实形而上的抽象。生活总会在不经意间缺了一角，我把这种个体经验看成是一种普遍存在。缺失的一角以及由此滋生的情感振荡是我们共同的遗传基因。精神基因造成了我灵魂的形状——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。它超过生活的那部分锯齿形面积，就是我的诗歌地图。

近几年，我开始有计划地转向小说和非虚构创作。《南枝笔记》中的这些人物与我相逢的机缘是在我小说创作之时，同样的人物原型，同样冷静、矜持的叙述方式，放在两种不一样的体裁时，结出的是两种果实。但小说创作需要大块的时间，诗歌写作就被挤压。要打通两种文体之间的任督二脉，又得经历诸多沮丧和困顿。很多诗人进入到小说创作后，再也无法回到诗歌的怀抱，语言的密度和习惯发生变化，即便要重新写诗，也路障重重，语言一旦变得松弛，频道再也无法回切。我似乎出现了相似的前兆，诗歌写作速度变慢，写作量也变少，但我还是会强迫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写一定量的诗歌作品，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节奏。

幸好，几年的小说写作后，那些人物和命运在我心上的投影，开始哺育我的诗歌写作。克制的写作，让我的语言变得更有韧性。“诗歌是语言进化的灯塔”，我发现自己在做瘦身

对一只墨水瓶凝视久了，诗意便萌芽于静默中。对生活的注视，终生观察他人的技巧与敏感，在写作中得以复习与重构。这持久的战栗，是我诗歌的缘起，也是创作的永动机，使我熬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从二十四岁在《诗刊》发表第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开始，已出版的四部诗集，是沉默的时光换回的更加沉默的果实，虽百无一用，但可聊以自慰，确信自己永在艺术成熟之路上行走。写作于我，既是自我完善的途径，也是自得其乐的法子。

窗外海棠年年开，花美却无香，无香是遗憾，但无香本身也是一种自若，总是如此，人生之憾处却成就了好处。

二十年，闲云散去，深居简出，写作成为我生命的常态和习惯。我的第五部诗集《南枝笔记》如深埋于土壤中的种子，于幽暗中积蓄力量，迎来了破土而出、妆成出阁的那一天，而通过写作获得的无限可能性，使平凡日子时时翻新，这是克服人生枯燥感的好法子。

感谢那些阅读的时光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阅读花去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写作本身。上苍给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，你得慢慢把它养大，修炼内心，筛选现实。写作是一门手艺活，除了日日在键盘上的手指运动，最可倚靠的常青树大约是阅读了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是持久的阅读激发了我的每一次写作。

一本红楼，从十三四岁读到三十七八岁，断断续续，时拿时放。人到中年，红楼一梦还是案头常备之书。在曹师面前，我还保持着儿时程门立雪的姿势。少年时对每一事都抱好奇之心，如今读每一句诗都有沧桑之感。小时候写下的第一首诗歌是对《葬花词》的模仿，他者的字被置换成了半瓶子晃荡的少女式忧伤。但一日日累积营养，读过的句子化成流动的血液，变成目光与手势，只需要用语言把它掏出来进行重构。多少味中药熬成一粒蜜丸，多少潜流汇聚成一口不枯的深井。总是如此，真正优秀的写作者从亢奋的激情开始，

术，力求语言的每一块骨血都包含更大的信息量和个人气质，却又不失直觉可感。它呈现出的异质，让我对自己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诗人，最怕的是重复，重复别人和自我重复。小说写作给予我新的启迪，如何静观默察，烂熟于心，凝神构思，一挥而就；如何在诗歌写作中寻找那最精确凝练的细节，“衣褶裙带，手指足步，最是要紧，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跣了脚”。比如：写《玉女》这首诗时我希望读者在浅显而有节奏的句子中，能看到我带着嘲讽的微笑着的嘴角；《月光》中，我渴望通过爱情展现我对生命的体悟和深思；《小贩的信仰》是我工笔描绘又带有批判性叙写的女性形象；《伤逝》用“矜持”冷静的叙述，来展现刻骨的疼痛和决绝的深情。

我渴望在每首中诗都能展现我的直觉、深思和对语言化繁为简的攀爬。

我心中的理想作家，应该是通才，而通才需要更高的写作天赋和更持久的训练。我认为，杜甫的丰富和复杂似乎值得当今写作者借鉴。当下诗歌写作有运用个性化语言而树立诗名的，有写口语诗写得通达深刻而获得认同的，有直觉写作而煜煜生辉的，流派各立，鱼龙混珠。但很少有诗人能做到“诸体皆备，无体不工”，也很少能做到直觉与智性共存，冷静的深刻与感伤的魅力同生。

如今，我读得最多的诗人是杜甫。从沉醉李商隐到精读杜甫诗作，我也从青年时代进入到中年。人愈老，诗愈多，艺益工，他的写作实践也可以给一个写作者十分全面的启迪。日月风，阴晴雨，涉笔成趣；崖寺古镇、栈阁竹桥，随物赋形；役夫戍卒、篙师野人，工笔勾勒。新初试时，年少轻狂的官家子弟杜甫已写下极具浪漫主义气质的雄奇苍茫之作《望岳》，“儒术于我有何哉？孔丘盗跖俱尘埃”的诗酒风流，堪与李白的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相媲美。也有白居易那样平淡简易，以俗字俚语和大白话入诗——“一行白鹭上青天，两个黄鹂鸣翠柳”。《三吏》《三别》几乎是两组结构十分严密、语言又非常老醇的系列短篇。诗论《戏为六绝句》，是他探索诗歌理论的一个成果，“转益多师”恰好呼应他的风格多样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的恬淡有之，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的炽烈有之，“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”的轻巧有之，“日月笼中鸟，乾坤水上萍”的雄壮有之。细大不捐，深广厚重，把诗写得千娇百媚，无所不及，令今日的利娜愿做门下走狗。

历代诗人卓有成就者，无不学杜甫。我谨以这部《南枝笔记》向杜甫致敬。经历过直觉写作、智性探索，我的诗歌写作之路，渴望能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通达，这是挑战，也是找到更完整的自我的一种方式。

(本文略有删改)

书市扫描



《中国的河山》
作者：史念海
出版社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出版时间：2022年2月

本书包括史念海先生的代表作20余篇，兼具较高的学术性和适度的普及性，是一部普及中国历史地理知识，进而弘扬中国文化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地理学读物。



《叩叩》
作者：周国平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2022年4月

本书是作者最新作品，不仅是一本妙趣盎然、温暖动人的幼童成长笔记，更是一个哲学家父亲的亲历育儿思考，可为年轻父母消除养育焦虑、教育焦虑提供一个参考。



《技术的阴暗面》
作者：[英] 彼得·汤森
出版社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0年2月

技术进步与其阴暗面如影随形，好的主意和意愿也会产生不良结果。本书内容广泛，为读者呈现了技术的潜在危险和负面影响，并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，技术进步将危及人类生存。

励开刚 文